

他

从地狱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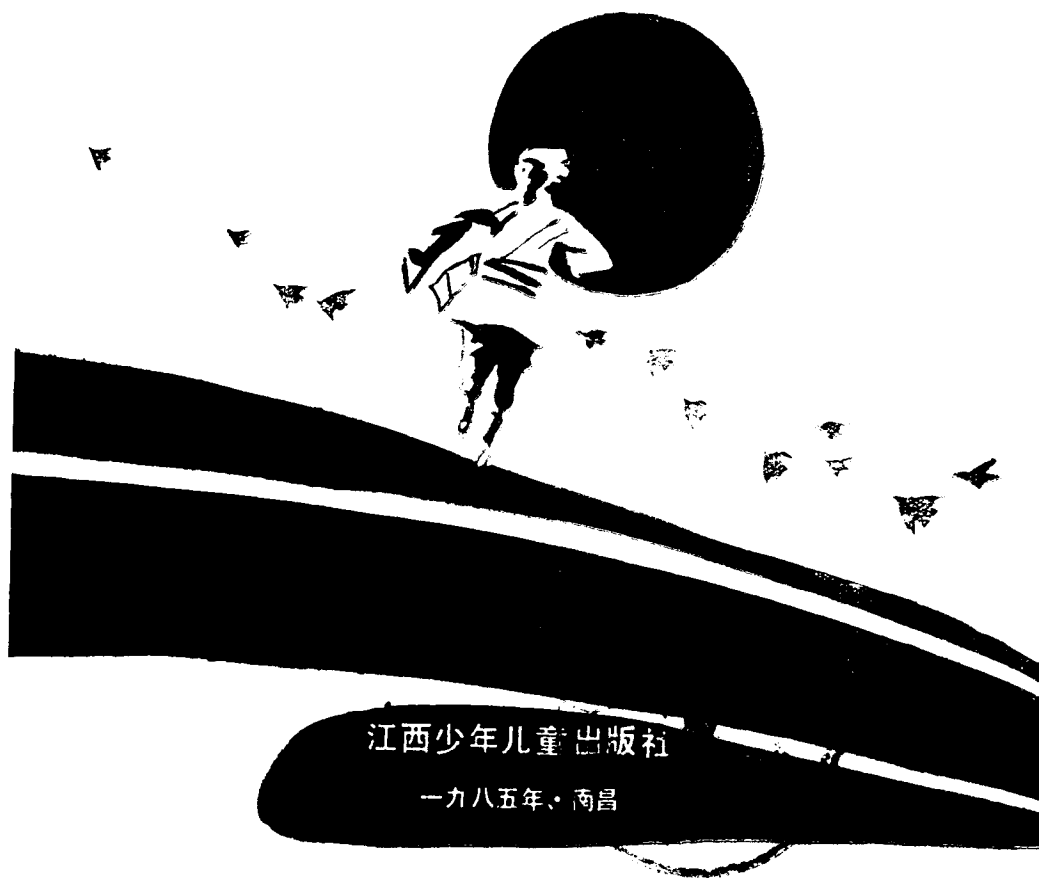
周延东 著



山西少年儿童出版社

他从“地狱”走出来

周延东



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南昌

责任编辑张析任

封面插图史俊

他从“地狱”走出来

周延东

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75 插页7 字数13.5万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 10426·12 定价：1.30元

内 容 提 要

登巴是个胆略、力气超人的男子汉，他能几拳打死猛虎，却挣脱不了奴隶的枷锁。当他认识到北上抗日路过他的家乡川西草原的红军是好人时，就毅然违抗奴隶主叫他阻击红军的旨令，带着妻子曲珍逃到西藏。二十几年来，登巴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次仁兄弟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为争取人身自由，与吃人的农奴制度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斗争才取得了胜利，被迫离散的次仁兄弟也成长起来，终于在反对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战斗中相聚。

书中展现了农奴制度下西藏的社会风貌，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的勃勃生机，塑造了藏族人民朴实、勇敢、纯真、正直、粗犷的性格。

目 次

序	1
一 打虎的登巴	3
二 “罪过啊，罪过！”	7
三 愿菩萨保佑	17
四 以“三宝”的名义起誓	26
五 磕长头	32
六 阿库益西	39
七 古老的传说	48
八 祭鬼	59
九 奴隶的骨气	67
十 顶着佛光的人	79
十一 新生	89
十二 活见“鬼”	97
十三 “山再高也在日月下！”	103
十四 报仇	111

十 五	“地狱”	117
十 六	金珠玛米雅果都	126
十 七	哈达	135
十 八	文成公主的故事	152
十 九	恩与仇	161
二 十	“雪山狮子国”	170
二十一	不做圈套里的黄羊	176
二十二	林卡怒涛	184
二十三	劫难	192
二十四	骨肉情	199
二十五	真相大白	206
二十六	智斗	212
二十七	枪	217
二十八	“伟大祖国万岁！”	224
二十九	最后的斗争	233
三 十	染血的六弦琴	242

序

在藏语中，“次”、“仁”两个字音分别是“寿命”和“长”的意思，把它们连在一起，就是“长寿”或“长命百岁”。

给孩子取“次仁”作名字，无非是要图个吉利，可是藏语中吉利的名字多得象牛身上的毛、夜空中的星，次仁的阿爸、阿妈为什么偏偏选中“次仁”作为兄弟俩共同的名字呢？说来话就长了，长到要从次仁兄弟的阿爸登巴说起。

登巴是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人。

在四川西部有条南北走向的大渡河，它的北端叫“大金川”。大金川有两条较大的支流，西边的叫多柯河，东边的叫梭磨河。这梭磨河就象一匹野马，抖鬃扬蹄，出弦箭一般地由东向西奔腾，溅起一堆堆雪白的浪花，咆哮着向耸立在两旁的高山悬崖撞击，“哗——哗——”一下又一下，仿佛要把它们冲开，好自由自在地奔驰。可是，山高得象插进了白云，山上一块块巨大的磐石象是粘在一起，巍然而立，梭磨河不得不低头了，在松岗这个地方拐了个弯，向南流去。

梭磨河岸，分布着几个较大的镇子，最东面是个终年香火不断的寺庙——刷经寺，它所在的镇子也因此得名；

北岸正当中，有个镇子叫马尔康。这里，居民最多不过三千人，藏汉杂居，尽是些打铁的、赶马帮的，卖盐巴贩茶的，以及收购阿坝藏区的土特产麝香、鹿茸等转手倒卖的，当然，享福的还是那些大土司、小头人。

最西边的镇子是松岗。在马尔康和松岗之间，稀稀落落地散布着一些平坝，坝子上立着一座座较大的寨子，其中一个最大的寨子，叫梭磨，住着这一带的最高统治者梭磨土司。

梭磨土司到底有多少土地，没有人说得出来，反正，最能飞的老鹰歇几次翅膀，再接着飞，也别想飞出他的地界；当然，也没有谁能说得他有多少奴隶。但是，有人讲过，前年土司们在交易中用两个奴隶换一颗玛瑙，梭磨土司一次就换掉一百个奴隶。最后，他还对对方说：“明年你再来，多带些大颗的玛瑙，听见没有？”

“再大的玛瑙有是有，不过，价钱也就更高了。”

“价钱高？哼，三个奴隶换一颗总行了吧？有多少你就拿来吧，我的奴隶象这山上的青桐树，随你挑，随你砍。”

“哈哈，是吗？那我要登巴，行吧，土司老爷？”

“唔，算你有眼力。不过，光登巴一人就得换一颗——”

一 打虎的登巴

梭磨土司家的奴隶多如星星，登巴可算得是颗北斗星，最亮，也最耀眼。他生得五大三粗，个头高出常人一头多，肩膀宽出别人多半个，站着象座塔，躺倒象头牛。他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大嘴巴，厚嘴唇，一副淳朴憨厚的样子。他长年赤裸着上身，一件破得窟窿连窟窿的羊皮袍就是在大雪飘飘的寒冬腊月也总是只穿一半——用两只袖子把皮袍上半截捆在腰间，露出肌肉隆起的黑黝黝的胸膛。皮袍下摆烂得象锯齿，下面露出那黑脏脏的一双光腿。至于靴子，他那双赤脚啊，却从来就没有触到过，但是登巴这双脚却能把棱角分明的石块踩进土里。

登巴的这副身子骨，还有他那双铁脚板，是在苦挣苦扎中磨炼出来的。他从小就知道阿爸是个啥模样，四、五岁上，土司拿阿妈跟别的土司换了一只玛瑙鼻烟壶。他从六岁起给梭磨土司放猪，八岁放羊，十五岁上，当了放马奴隶。十年来，他放的马呀，小马驹长成大马，又生了马驹，可他呢？仍然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用说，手中的赶马鞭，腰间的短刀，就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了。

这天傍晚，马群在梭磨河北岸一块平坝子上吃草，登巴躺在山坡下，脑袋枕着自己的双手，眯起眼睛望着红殷

般的残阳向山下滑去，信口唱道：

“梭磨河水流啊，流不尽，
那是奴隶的血泪汇成；
梭磨河岸雪山高啊，不见顶，
那是奴隶的白骨堆成。”

他唱了一遍又一遍。哀惋的歌声在梭磨河谷回荡。

梭磨土司的女奴隶曲珍正独自在不太远的山坡上挖土豆，她听着登巴的歌声，不时停下手中的锄头，扶着锄把，默默地朝躺在山脚下的登巴看上两眼。

忽然，一阵山风卷地而起，从附近丛林里窜出一只五尺多长的斑斓猛虎。那猛虎瞪着铜铃般的眼睛，张着血盆大口，在曲珍面前站定，大吼一声，纵身向曲珍扑去。

曲珍听见虎啸，猛回头，见老虎朝自己扑来，吓得尖叫一声，栽倒在地，顺着山坡骨碌碌滚下去。老虎没扑到人，当然不死心，就一窜一窜地往坡下撵。

听见虎啸，马儿炸了群，嘶叫着四散而逃。

正在想着心事、信口唱歌的登巴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在他愣神的工夫，耳边传来了女人的惊叫声。他知道出了事，连忙翻身坐起，抬头往山坡上张望，一眼就看见有个人在往坡下翻滚，身后追着一只老虎。登巴来不及多想，把手上的赶马鞭一扔，弯着腰，钻过荆棘、刺丛，“嗖、嗖、嗖”，一阵风似地冲向曲珍。到了跟前，

他伸出双臂接住曲珍，敏捷地扶她在坡上站稳。就在他直起身子的一刹那，老虎已经高高跃起，腾空向他扑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老虎的两只前爪刚要触到登巴的时候，他蓦地往旁边一闪，把老虎让到前面去。不等老虎掉过头来，登巴便以闪电般的速度纵身跳起，骑到老虎背上，一手抓住老虎的一只前爪，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往上一提，只听“嘎巴”、“嘎巴”两声，几乎同时折断了老虎的两只前腿。老虎疼得“嗷”地长啸一声，两条后腿拼命蹬地。登巴乘势拔出短刀，“噌、噌、噌”，在老虎颈上连刺几下。老虎又是一声惨叫，拼命一挣，从他胯下窜出七、八丈，摔落在山坡上，滚到山脚下，挣扎一阵，死了。

在老虎从胯下窜出时，登巴被老虎尾巴扫了一下，仰面倒在地上。他顾不得疼痛，翻身爬起来，两眼死死地盯住老虎。一直等到老虎横在山坡下纹丝不动了，这才长长吐出一口气，抬手抹掉脸上的汗水，浑身象散了架一样，瘫软地坐到地上。

忽然，登巴听到一个颤巍巍的女声在喊“阿觉”^①，这才猛然想起还有个妹子吓昏了，正躺在山坡上哩。于是，他打点精神站起来，转过身子，顺声音去找，看见曲珍正站在不远的地方，眼泪汪汪地望着自己。不知怎的，登巴的面颊发起烧来，他竟羞得捂住脸面，朝坡下跑

① 意为“哥哥”。

去。

在山脚下，登巴转圈观察了一阵子老虎，又用脚踢踢它。这虎确实死了，他便蹲下身，拔出还插在老虎颈上的短刀，一边在虎毛上抹掉血，一边得意地笑了。

登巴坐在地上，若有所思地东张西望，终于把目光投向山坡上的曲珍。哪知曲珍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赶快转回头，叹口气，抬起一只手，用拇指和食指弯成个圈，放进嘴里，连打几声唿哨。马儿听见唿哨，慢慢聚拢来。但是，它们看见地上的死虎，又远远地站住。登巴走过去，把一匹马赶过来，想把死虎放在马背上驮回去。不料，那马撒蹄便跑。没法子，登巴只好蹲下身，抱起死虎，“嗨！”的一声，把死虎搭上肩，赶着马儿向土司的寨子走去。

梭磨土司正闲得无聊，在厅堂里喝青稞酒。他见登巴扛来一只死虎，咧开嘴巴嘻嘻笑着，问了几句打虎的经过，又兴冲冲地吩咐道：“能打死老虎，好小子！好吧，我把曲珍赏给你，给我生个比你还捧的小奴隶崽子。去，领她走吧！”

当晚，曲珍便背着她仅有的家产——一把半旧的六弦琴，来到登巴栖身的马棚。

二 “罪过啊，罪过！”

常吃苦苦菜，喝水也能喝出甜味来。生活虽然还是老样子，但每晚能聚在一起，你亲我爱，登巴和曲珍心里那个乐啊，简直乐不够。不久，曲珍怀了身孕。打从这时起，他们就夜夜商量给未来的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可商量来商量去，半年多了，还没找到一个两人都满意的名字。也就在这时，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到了马尔康以东，在刷经寺驻了下来。

一时间，谣言四起。梭磨土司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睡不稳，吃不香，总在想主意要阻止这支汉人队伍进入自己的领地。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还是打。可他知道，家里长年养活的那群家兵，吃喝嫖赌倒是样样拿手，就是上阵动刀枪不行，何况，这红军把蒋家军都打得招架不住，他那些家兵就更不是对手了。他背着手在厅里踱来踱去，皱着眉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毒计。

这天天黑尽后，登巴赶着马群回到“家”里。“家”里静悄悄的，不见妻子身影。他耐着性子，一直等到月上树梢，还是不见曲珍回来，心里不由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他急忙点着松明，往一根木桩上一照：哎呀，不好了，六弦

琴不见了。记得曲珍曾经说过，这琴本是她阿爸的，那年，土司以“造反”的名义要处死阿爸，阿妈就抡起这把六弦琴打在管家头上。阿妈因此被坠上一块大石头，沉入了梭磨河。死前，她千叮咛万嘱咐，要曲珍好好保留这把琴，为阿爸阿妈报仇，所以，这把琴被曲珍视为珍宝。现在它不在了，肯定是被曲珍带走了。想到这里，登巴心儿发抖，明白了自己早就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原来，依照惯例奴隶是不能有家眷的，土司、头人为了繁殖奴隶，随意把女奴隶配给男奴隶，等女奴隶有了孕，就把他们分开。登巴眼前一黑，高声喊着：“曲珍——”跌跌撞撞地跑到土司家大门外，使劲撞门。他足足敲了一顿饭的工夫，门才打开。

登巴冲开拦阻的家兵，不顾土司制定的奴隶不准进入厅堂的规矩，“噔噔噔”几大步闯进土司的厅堂。只见梭磨土司正躺在厚毡垫子上抽鸦片烟，大老婆和他对抽，小老婆给他拨动烟泡，女奴隶们跪在地上，捶腿的捶腿，捏脚的捏脚，管家躬腰驼背地侍立一旁。登巴二话没说，“噗”跪倒，把头磕得山响：“求老爷开恩，把曲珍……”

“臭奴隶，太放肆啦！撞到老爷厅堂来啦！来人呀！拖下去打！”管家吹胡子瞪眼睛，一脚踢在登巴身上，几个家丁立刻抓住登巴的手臂。

“老爷，我的曲珍——”登巴挣脱家丁们的手，又跪下去。

“你的？曲珍不是你的了，老爷把她给了别人！”管家

奸笑着，举起鞭子，没头没脑地朝登巴抽过来。登巴裸露的脊背上顿时出现了一道道鞭痕。

登巴并不躲闪，嘴里一个劲地恳求：“老爷开恩，还我曲珍吧，还我曲珍……”

管家收住鞭子，踢了登巴一脚：“拖出去，用鞭子抽死！”众家丁重又一拥而上，抓住登巴。

“慢——”土司举起手中的烟枪。家丁们哈着腰退下去。土司懒洋洋地从毡垫子上爬起来，管家急忙丢下鞭子，迈着小碎步跑过去，站在土司身后。土司在垫子上坐稳，用烟枪指着登巴说：“那个曲珍，我已经给了别人。”

登巴又情不自禁地跨上一步，恳求道：“老爷开恩。曲珍爱登巴，登巴也爱曲珍，还是请老爷把她还给奴隶，奴隶一定……”

“怎么样？”土司嘴角浮起一丝奸笑。

“奴隶一定尽心尽意放马。”

“不，牧马奴是不配成家的，更不配有孩子！”

“不不……”

“登巴，我来问你，你肯卖命吗？”

“喏——来斯^①。老爷怎么吩咐，奴隶就怎么做。”

“嗯，肯卖命就好。告诉你，汉人就要打来了。他们那是恶魔转世，要来抢我们藏人的牛、羊、马匹，还有珍珠玛瑙……听明白了没有？”

^①相当于汉语中的“是”。表示敬畏的用语。

“回老爷的话，他们要抢的，奴隶一样也没有。”

“阿拜如^①！你个臭奴隶！”管家在一旁骂起来。

土司翻翻眼皮，管家知趣地低下头，弯着腰向后退了一步。土司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对登巴说：“难怪你轮回几世还是奴隶，就因为缺少心眼呀——汉人要 是 抢 走 曲 珍，纵然老爷我肯开恩把她还给你，你也得不到人呀！唔，你是我们藏族打虎的好汉，你领个头，带上些奴隶，跟我的家丁们一起，去打汉人，不要放他们进入藏区，进入我的领地，你肯吗？”

登巴毫不犹豫地抬起头，又连忙把头勾下去，躬身回答：“喏——来斯。”接着，又急切地问：“老爷，那——曲珍？”

“好吧——”土司挥挥烟枪，显示慷慨大方的神色：“管家，还给他吧，他要是不卖命打汉人，看我治他！”

“喏——来斯！老爷大恩大德！”登巴俯身叩头，眼眶一酸，滚落下两行感激的泪珠。

曲珍于是又背着六弦琴来到登巴身边……

一晃就过去一个多月。这天，土司的号令传了下来。登巴放心不下曲珍，又不能不去，只得再三叮嘱曲珍多保重，然后同奴隶、家兵们一起，朝刷经寺奔去。

远远看见了红军的影子。管家吆喝奴隶们向前冲。家兵们把步枪、火铳打得“砰砰”乱响，奴隶们也舞着大片

^①相当于汉语中的“他妈的”。

刀，呐喊着往前跑。可是，红军指战员并没有向他们射击，也不冲过来同他们拼刺，只朝天打了一排子弹，向他们身后老远的地方放了几响迫击炮。奴隶们原本就不情愿来打仗，家兵们个个胆小怕死，听见枪响得炒豌豆一样，炮弹炸得打雷似的，早就象炸了群的马，转身四散，逃个精光。登巴从来也没经历过这种阵势，看到别人逃命，也跟着逃。可是，刚往回跑了几步，猛地想起曲珍和将要出世的孩子，又想起土司的话，连忙站住脚，转过身子，挥动土司发给的大片刀，独自一人朝红军阵地冲过去。

眼看登巴的大片刀就要舞到头顶了，几个红军战士只好跳出掩体，边向登巴喊话边抵挡。登巴一心想着曲珍，耳边只有曲珍那令人心碎的哭声，为了得到曲珍，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挥刀就朝一位红军战士劈过去。那位红军战士既不开枪，也不和他拼刺，只把步枪横过来抵挡。

战士们“唿啦”一下把登巴围住。登巴象一头被关进牢笼的狮子，“哇哇”叫着，抡着大片刀向战士们横扫。一个中等身材的战士一跃而起，挺枪迎住那寒光闪闪的大片刀，只听“当”的一声，刀砍在枪管上，磕了个寸把长的缺口。登巴大吼一声，就势把刀往前一送，刀尖扎进了这个战士的胸膛，一股鲜血顺着刀飘出来。登巴见他倒下去，眼前又是一片红光，惊呆了，放开了手上的大片刀。分布在登巴周围的几个红军战士一时也愣住。一位矮个子红军战士呼声“有班长”，挺枪直刺登巴。登巴本能地从腰间拔